

心的风景

王佐良

他们告诉我，美国文学史到
将大异乎前。首先，它将以
中心，以男性为中心，以男性为中心的
男性拉更多少数民族，如女性和大众传播
类的材料。
这里就已看出了女权运动的影响。
还不止此。不只要放进更多的妇女
要付已经知名的作品。
女的说点重新评价。
一本两位女士的论著《阁楼上的瓶
瓶而生，我没有读过，但曾听人说
它，复活得，言词非常。
，其主旨是社会学斯透夫在阁楼
制造，或说死了他的前妻，或说
人，或用一女性的两面；在男性中心的
妇女的命运，美国现代文学
会，像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读 书 文 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倪 乐

封面设计：海 洋

心智的风景线

XINZHI DE FENGJINGXIAN

王 佐 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04,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6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02,501—12,600

ISBN 7-108-00058-X/I·19

定价 8.50元

序

出游外国有各种体会：紧张，疲倦，辛苦，都感到过，但也尝到过乐趣。我是一个喜欢安定和宁静的人，但又向往着流动——流动的色彩，乐声，语言，风景，人脸，都吸引着我。远程旅行在个人生活上更是一种大流动，身体在动，心灵也在动，因此印象特别鲜明，思想也比较灵活，这种时候就不免想写下一点东西来，作为日后回忆的印证，于是而有这里的若干篇游记。

既写，就想脱出一般记游的格局，有点个人色彩。于是投下了更多的自己，力求写出真情实感。另外，我试着要反映一点所接触到的文学情况、文化环境、社会思潮，也都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仍然包含在对人对地的观察里，着重的是当时的情，而不是抽象的理。要知道，一只学院墙后的田鼠，虽然多年掘土也自得其乐，有时

候也想到墙外骋驰一番，甚至高翔一下的。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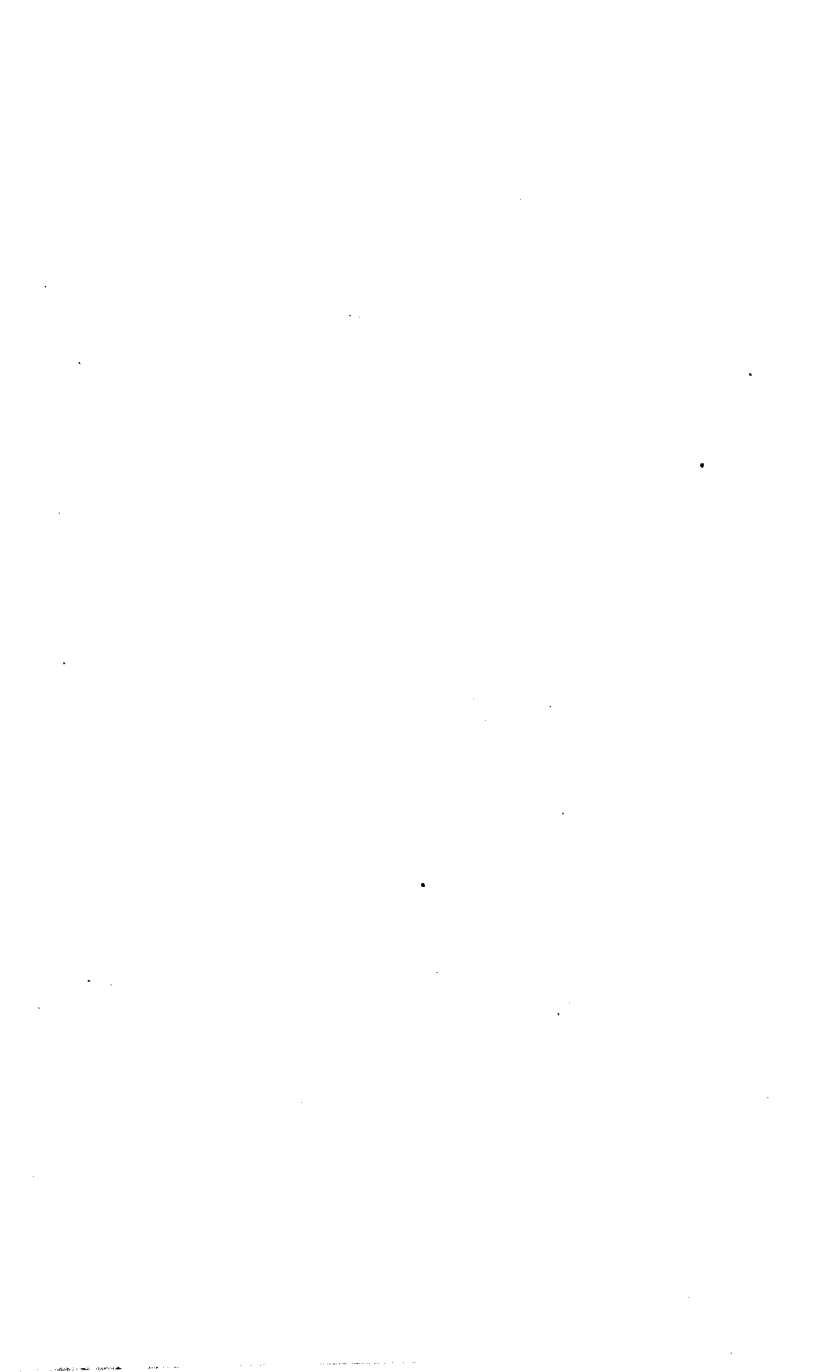
王 佐 良

一九八六年秋

目 录

1	序
	山水与文采
3	澳洲盛节当场观
23	诗人勃莱一夕谈
39	乔伊斯与“可怕的美”
65	彭斯之乡沉思录
82	斯凯岛上的文采
101	爱丁堡和奥班的友人们
123	牛津、剑桥掠影记
139	文学的伦敦，生活的伦敦
	一次动情的旅行
157	图书馆
166	才女们
178	新英格兰的思想气候
191	中心的绿洲
202	伯克莱的势头
213	湾区山水人物

山水与文采



澳洲盛节当场观

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澳洲文学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它的历史也长也不长：长的是当地原来居民的文学，特别是口头文学，只是人们对此知识不多罢了；短的是十八世纪白人到达以后的英语文学，历史不到两世纪，其中真正有创作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然而后者历史虽短，却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时期，由纯粹是母国英国的文学的附庸发展到具有澳洲性格和澳洲特色的民族文学，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更是以自信、自豪的姿态崛起于南半球，驻足于世界文坛了。

这自信，这自豪的象征之一，就是从六〇年代以来，在澳洲阿得雷德（Adelaide）城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艺术节，节中必有节目之一是“作家周”，这一活动的特色之一是它的国际性，即以

澳大利亚作家为主，邀请许多外国作家，共同来讨论文学上的重要问题。

阿得雷德是一个面对印度洋的花园城市，城中有河，四周都是大片绿地，附近还有若干个大葡萄园。三月初旬正是炎夏刚过的初秋天气，白天金阳闪耀而不灼热，晚上则一凉似水，恰是人们在幽静的林荫道上漫步长谈的好时节。

我们——中国作家协会派往澳洲的第一个代表团——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来到了这个自称为“南方的雅典”的美丽地方。

说是“雅典”也不无道理。艺术节本身节目如花朝一样繁盛。我们听了若干场诗朗诵和一个歌剧，看了几部电影和一个讽刺性极强的木偶戏，看了穿现代服装上演的英国十七世纪剧作家韦勃斯特写的诗剧《白魔》，看了又听了德国著名女演员吉色拉·梅（Gisela May）唱的布雷希特（Brecht）剧中的若干插曲。这后者确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只见她身穿黑色衣裤，有时短发白脸，有时斜披头巾，姿势不多而亲切，声调也低沉而富人情味，宛如在小酒店里向工人们作絮谈式的演唱，通俗化，散文化，不做作，不追求高昂，于平淡中见功夫，却赢得了满场观众的

心。

更主要的，却是作家与作家间的见面，谈话，讨论。

讨论的场所显得很特别。在如茵的绿草地上，搭起了一个有彩色条纹的大帐篷，篷里放了若干排椅子，上面有一长列桌子，坐在桌子后面的就是主席和三四位主要发言人了。帐篷外面设有冷饮处和桌椅，听众进进出出，发言如精彩就多听几句，否则就走开，坐在外面喝啤酒或休息，再不然就在附近一个权充书店的较小帐篷里去看陈列着的或听凭选购的书和杂志。

会议的组织者当中，有澳洲文化协会文学部主任罗伯特·勃里森登（R. F. Brissenden）和“作家周”委员会主席安德鲁·泰勒（Andrew Taylor）。他们两人都是大学教师，又都是诗人，对于大会的顺利进行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于我们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位最热情的主人，就是澳中友好协会的梅卓琳女士（Jocelyn Chey）。

讨论逐日有专题，首先是当今澳洲文学创作的巡礼，有专人谈小说、视听作品、一般著作、

戏剧、诗、儿童文学等。发言不长，每人半小时，台下发问者甚多，回答很扼要，整个气氛随便而活跃。

总的印象——只能谈印象——是：过去两年澳洲文学是活跃的，出了一批好作品，已经从“竭力表现澳洲特色”进入到写普遍性的题材，无须标明澳洲而澳洲风格自在了。

谈诗的是一位女诗人罗特里奎司（Judith Rodriquez）。她引了另一位女诗人、著名的朱迪丝·赖特（Judith Wright）的一句话，倒是提纲挈领地总结了澳洲文学的过去。她说：澳洲作家所写不外两个主题：一是被放逐在欧洲和文明世界之外的心情，一是对澳洲所怀抱的希望，即所谓“澳洲之梦”。这话出自赖特写于一九六五年的论文。十五年过去了，情况是否有了变化？

第二天会上，小说家考希（Christopher Koch，畅销的长篇小说《艰危中生活的一年》的作者）对此作了部分回答。他认为澳洲作家现已完全自主，不再仰英国文坛的鼻息生活。换言之，面对澳洲白茫茫的大片莽原而不胜空虚之感的作品已经过去，继起的是对于澳洲现实的深刻关注，

而澳洲的地理观也变了，不再把自己看作是远离英国和文明欧洲的白人放逐所，而自居为一个在亚洲以南、与印尼等国毗邻的南半球的多民族社会。

考希说话时曾被听众中的反对者几次打断，他们指出：澳洲文学曾经有过三个“黎明”，其中一个以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恰德（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代表，为什么考希对此一字不提？

像是针锋相对地重申现实主义传统，有一个上午专门用来纪念亨利·劳森（Henry Lawson）。主要是读他的作品，如著名的短篇小说《牧人的妻子》、《荒林中的殡仪人》，还有他的诗和书信以及别人对他的回忆。读的人一个是男演员，一个是女的文学爱好者，都读得传神，特别是那个演员，读得既有感情而又不失之夸张。这次会的主持人也读，他是拿一些小段落来填补与联结，虽然不是职业读者，也读得很好。想不到他原来是南澳大利亚州的总理，据说这是由于悲悼他中国血统的妻子的去世而辞去政职的，只是为了纪念劳森才重新在公共场合露

面。

这一个安排使得听众回忆了劳森的生平，重温了他的作品，花时不多，却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牧人的妻子》是怎样出色的作品呵！其景，澳洲内地荒林里的小木屋，孤零零的，几百里外才有人烟；其情，一位勤劳的年轻母亲拿木棍打死了一条要来伤害她的婴孩的毒蛇；其文，牧人们的口语、俚语，完全摆脱了伦敦文坛上的书卷气。新的风土和人情，荒林的平凡和神秘，牧人妻子的勇敢、机智和同土地一样的坚韧——这一切都完全是澳洲的，同时又完全能打动世界上别处读者的心。无怪乎劳森开了澳洲文学史上的新页。我听着听着，不觉对这位晚景凄凉的大作家产生了新的敬意。

劳森的名字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是不陌生的。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另外一些作家的名字，在澳洲颇享盛誉，而我们则未之前闻。例如新起的剧作家大卫·威廉逊 (David Williamson)，据说其《北游》一剧是十分成功的。又如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 (Thomas Keneally)，其最近的

长篇小说《南军》(Confederates)开了澳洲人写美国内战题材的先河。

有一个作家人们一提到总是要表示尊敬，她就是克里丝蒂娜·斯泰德(Christina Stead)。我过去曾在英美文学杂志上看到论述她的作品的文章，但是从来没有读过她的作品。这一次我才知道她的著作很多，而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写在四十年代的《爱儿童的人》。不久，我们也在一次午餐会上见到了她本人——一位文雅安静、朴素无华的老太太。介绍我们同她见面的女主人——也是一位作家——称她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澳洲小说家”。她自己，则谦虚地说她多年住在欧洲和美国，写的是普通性题材，对于澳洲本身则是写得太少了。

既然提到小说家，人们必然要问：派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又在哪里？这位一九七三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毕竟是当今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我们到达的时候，正逢他的新作《特莱庞事件》出版，在书店里看到了此书，来不及读，只知道内容是讲一个兼有男女两性特征的“阴阳人”的。

然而他本人不露面，据说隐居在悉尼近郊，

轻易不见客，我们只是听到了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和争论。

传说之一是，他把他领到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捐了出来，设立一笔基金，专门接济澳洲青年作家。这样的为人当然使人们更加喜欢他了。

然而关于他的作品对于澳大利亚的意义，却引起了相当普遍的争论。他有热烈的赞颂者。无论如何，《沃斯》、《人类之树》、《暴风雨的中心》以及较近出版的《一圈叶子》等长篇小说写下了澳洲的成长和过去，文笔又是那样独特地典雅而富于层次，他的成就是坚实的。然而为数不少的反对者却指出：他对于澳洲怀着讽刺、指摘的态度，是用一个久居欧洲的“逐客”的眼光来看待的。可能怀特还有一些言论激怒了一部分澳洲人。对于这样一位举世公认的大作家在家乡反而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我们这些来访者感到惊奇。

后来，在悉尼，当基尼利在一家海滨俱乐部（名叫“莫比·迪克”，即“白鲸”）请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了他对怀特的看法，他的回答很干脆：“怀特是抹杀不了的。”这是一个小说家对另一个小说家的赞语。也许，作家或作品能引

起争论不是坏事，总比那些不痛不痒的、一味温柔敦厚的文章更有新意吧。看样子人们终究不能不同意基尼利的赞语：怀特是抹杀不了的。

我也是怀着寻找诗人的愿望来到澳洲的。我读过一些澳洲诗人的作品，在临行前夕，又有澳洲朋友借我看了霍普（A. D. Hope）的一本别开生面的集子，叫做《酬唱集》，里面主要是对英国过去有名诗篇的模仿性的回答，意在讽刺。例如十七世纪的本·琼生（Ben Jonson）曾写《致西里亚之歌》，其起句是：

请只用你的明眸向我祝酒吧！……

霍普现在替西里亚草拟了一首诗，作为她的回答：

亲爱的琼生先生，承蒙不弃，
送了我优美的近作一首，
看似诗来实是谜，
叫我至今难猜透。……

当然，这类游戏笔墨并不能代表霍普诗才的主要方面，虽然它们也透露了他的才智和技巧。霍普的诗读来十分爽利，他似乎是用蒲伯式的警句

来写出当代澳大利亚文化人的敏感，其显著特色之一则是大量的性爱的比喻。这是一种苦涩的性爱，然而他认为：

只有这源泉

流出缪斯的丰收之泪

霍普又是文学教授和批评家，写起文论来也是锋芒毕露的，例如他说：

一个诗人根本胸中无物，作品也寥寥无几，然而围绕他却出现了无数以崇拜和阐释他为业的人，这真叫人感到惊奇。……艾略特（T. S. Eliot）写写打油诗还可以，可是他几次试写严肃的诗，虽然装腔作势，却是大部分失败了，其实他那没精打采、软弱无力的自由体诗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的。（《酬唱集》，一九七八，第87页）

然而等我们后来在堪培拉我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看见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是一个谦虚而诚恳的长者，说话不多，说时也不是才华横溢的样子。可能是由于场合不对头；在那种客人很多的社交场合，又加上是第一次见到异国的来访